



国学经典读本丛书

孟子

徐强译注

山东齐鲁出版社



国学经典读本丛书

孟子

徐 强 译注

山东齐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 / 徐强译注.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3

（国学经典读本丛书）

ISBN 978-7-5474-0820-9

I. ①孟… II. ①徐… III. ①儒家—《孟子》—注
释 ②《孟子》—译文 IV. ①B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9226号

丛书策划 尹奎友

责任编辑 郭珊珊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规 格 140毫米×203毫米

9.75印张 16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国学原指国家设立的学府，如小学、大学、国子监等。《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官左之小学也。”由此可知，在周代，国学是国家所办的一种贵族子弟学校。到了汉代，在京师设太学，为中央最高学府。隋代以后的历朝历代都设国子监，而国子监内同时也设太学。

国学作为学问一说，始于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词。1906年9月，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到“五四”爱国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设立了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编印《国学论丛》；章太炎在上海等地演讲国学，出版了《国学概论》，国学研究之风大盛。至此，“国学”一词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府”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再度复兴，国学热一浪高过

一浪。民间出现了以传授国学为主的私塾和国学馆，有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国学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诸多大学相继创办了国学研究机构。这些举措，既带动了系统而精深的专业化国学研究，也带动了面向社会大众的常识性国学教育。

国学作为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呢？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刊登《国学振起社广告》，圈定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按“内典”即佛典）按照传统的分类，国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以经部、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要学习国学、研究国学，首先要做的是回归国学经典文本的阅读。近代以来，胡适、梁启超、顾颉刚、鲁迅、汪辟疆、朱自清、钱穆等著名学者都曾为国人开列过国学必读书目。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者、教授们也为学生开列过应读书目。我们此次策划出版“国学经典读本丛书”，就充分参考了以上大家、学者的意见，推出了《周易》《诗经》《大学·中庸》《左传》《论语》《孟子》《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庄子》《韩非子》《列子》《荀子》《孙子兵法·孙臆兵法》

《世说新语》《颜氏家训》《金刚经·心经》《坛经》《百喻经》《近思录》《传习录》《楚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三十种，呈现给广大读者。本丛书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所选国学经典进行注释、翻译，对难字加以注音，有的还在篇前加以导读性质的题解。其中，古文辞类各书采用原文加注释和译文的形式，诗词类各书采用原文加注释、赏析和辑评的形式；对于大部头的原著采用选编的方式，选择其重要且可读性强的篇章。丛书追求注释简明，译文通达。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旨在为国学爱好者提供一套浅近晓畅的国学读本——通过难字注音，使读者诵读经典顺畅无碍；通过题解、注释、翻译和赏析，令读者领悟国学经典的内在魅力，彰显国学经典的现代价值。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年3月

前 言

孟子（约公元前 372—前 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据说是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人，曾经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后来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据传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辛辛苦苦将其抚养成人。孟母对孟子管束甚严，有“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传世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长成之后，孟子欲践行自己的思想，所以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周游各国。大约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又到过魏国，曾先后见过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齐宣王时又到齐。此外他还去过滕、薛、宋、邹、梁等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因为当时各国都以富国强兵和攻伐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主张以王道正义而非武力统一天下，各国君主认为他“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一生都不甚得志，所以晚年退隐聚徒讲学，与弟子万章等人一起著书立说，撰作《孟子》阐明其思想。

《孟子》一书主要记载孟子一生行踪，所经历的历史事

件以及所遇到的历史人物，并翔实记载了孟子一生的主要言论，包括其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等各方面的思想。通行本《孟子》共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但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却记载有十一篇，故后来有人补出《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以凑成十一篇，但学界多指出其伪而不可信。就《孟子》一书中的地位而言，在汉代并不甚高，仅列于“子书”，与《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至宋朝时，学者逐渐重视《孟子》，朱熹将其与《大学》、《中庸》、《论语》一起合编为“四书”，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之后，“四书”被采纳为科举考试之参考书，《孟子》之地位遂达到其极致，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书目。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学界向来争论颇多，目前共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孟子》乃是孟轲自己所著，第二种看法则是认为《孟子》实际上是孟子弟子门徒于孟子死后所共同记述整理而成。不过，第一种看法因为《孟子》书中多讲“孟子曰”，似非孟子本人手笔，所以被认为不完全可信；第二种看法完全排除孟子本人所写内容，也被认为不甚确切，所以司马迁及朱熹都认为《孟子》一书主要是孟子本人所写，但是其弟子也参与了《孟子》的最后修订和整理。《孟子》在孟轲生前就基本完成，这使它不同于《论语》，也不同于完全由作者本人所撰写的《荀子》等书。就文体而言，《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此书不仅理论纯粹宏博，而且文笔也极其雄健优美。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混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思想也更加活跃。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在政治思想方面，孟子明确主张“仁政”。他认为最理想的政治是“仁政”。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所谓“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而“仁政”就是建立在在位者这种同情仁爱之心基础上的政治。这种政治要求君主将自己的同情心、自己的仁德推广，所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爱护自己的家人，到爱护国民。孟子认为只有这种政治才是真正理想的政治，唯有这种政治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才可以无敌于天下。基于此，孟子非常强调所谓“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的区别，王道政治是以仁义统一天下，天下人自然归服，所谓“仁者无敌于天下”，而霸道则是以武力取天下，最终将失去民心。

孟子进而指出，君主要践行“仁政”，需要在多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君主或在位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所以他讲：“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君主仁德，在君主的影响下，天下老百姓才会归于仁，才会实现大治，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其次，实行仁政要做到亲民、富民，孟子认为君主要行“仁政”，要做到与民同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与百姓同甘苦，才会得到百姓拥护。再次，实行“仁政”还需要做到任

贤使能，孟子希望君主能够保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这样才能保证“仁政”的实现。

政治思想方面，孟子对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理解是独到甚至革命性的。我们知道，孟子明确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明确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主只是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民本思想。不仅如此，孟子甚至认为如果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所以对于武王伐纣，孟子的评论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种思想是革命性的，他在当时能提出这种思想是值得称赞的。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一改臣子在君主面前唯唯诺诺的形象，旗帜鲜明地主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思想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正因为此，明朝朱元璋称帝后对《孟子》的很多思想极为不满，认为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故而命人删减《孟子》原文，并将孟子逐出文庙。

孟子在政治观念上可以说表现出铮铮铁骨，用自己的生命展现着知识分子的真正良知。孟子强调在权贵面前的“勇”，认为只要自己合乎理，即使是面对君主也可以毫无退缩，我们把这称为“以德抗位”的精神。孟子的“以德抗位”展现了儒者的“勇”的一面，用于为民请命的一面，他认为真正的大丈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与“仁政”的政治哲学相对应，在人生哲学上，孟子持“性善论”。所谓“性善论”是说人性是善的，就像水自然往低处流一样。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赋本性，如“不忍人之心”，或者说对别人的怜悯之心、同情心。我们看到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的时候，自然都会有同情的心理，都想去拉他一把。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讨好这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在乡亲朋友中获得好名声，也不是厌恶见死不救的名声，而完全是从人天生的本性中发出来的，这就是“不忍人之心”。除了“不忍人之心”之外，人还禀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就是“仁”、“义”、“礼”、“智”的萌芽，每个人都有这四种心（或“四端”、“良知良能”），因此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当然，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并不是说人自然就是善的，“四种心”作为萌芽或“善端”，意味着它们要成长为仁、义、礼、智之德还需要培育、修养。人能够积极培育这些“善端”或善的萌芽，也就是做好修养的工夫，就能成为有德之人；不能积极培育它们，则会沦为跟禽兽无异。但是，世人往往就是有善端却不知培育，把良心弄丢。孟子感叹，人有小狗小猫丢了，都会去认真寻找，但是常常是良心、良知丢了，却不知寻找，真是太悲哀了。追求这个天赋的善端，把这个良心找回来，孟子就称之为“求其放心”。

孟子好辩、善辩，一生以批评杨朱、墨翟为己任。杨朱主张“为我”，“拔一毛立天下不为也”，墨翟则是主张“兼爱”，要求把别人的父亲看成自己的父亲，孟子认为不切实

际，反而不利于人的道德培养。孟子自解何以善辩时说，如果不辩，天下人都被杨朱和墨翟引导坏了，所以他的好辩是不得已。孟子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认为天下圣人不出已经太久了，自己必须承担起救世的使命，所以他宣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当然，孟子的思想有时显得不切实际，在当时诸侯争霸的局面下，唯有富国强兵、合纵连横，才可能在争斗中生存壮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子的思想的确会有些迂阔和缺乏实用性，但是即使这样，也根本无损于孟子思想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孟子的理想性的、超越时代的思想仍具有难以否定的永恒价值。

本书对《孟子》的注释，意图为方便大家对于《孟子》的阅读和了解。在本次注释的过程中，我们以朱熹的《孟子集注》和焦循的《孟子正义》为主要依据，参考了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并融合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理解。注释中定然还存在不准确或不合理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徐 强

2012年12月12日

目 录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1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21
卷三	公孙丑章句上	47
卷四	公孙丑章句下	67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87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106
卷七	离娄章句上	126
卷八	离娄章句下	147
卷九	万章章句上	168
卷十	万章章句下	188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207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228
卷十三	尽心章句上	250
卷十四	尽心章句下	276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1.1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1〕}利而国危矣。万乘^{〔2〕}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履^{〔3〕}。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释】

〔1〕交征：都追求。交，俱、都；征，取、求。〔2〕乘（shèng）：兵车一辆叫一乘。万乘之国是能出兵车一万乘的国家，指大国。〔3〕履（yàn）：满足。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对孟子说：“老先生您不辞千里而来，将有什么可以有利于我国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何必老是讲利呢？只要讲仁义就够了。大王您假若问：‘有什么可以有利于我国？’大夫们也问：‘有什么可以有利于我的封地？’那么一般的士人和老百姓也都问：‘有什么可以有利于我自己？’自上而下都交相求利，那么

整个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里，杀掉那个国家的国君的，必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之家；拥有兵车千辆的国家，杀掉这个国家的国君的，必定是拥有兵车百辆的大夫之家。大国的大夫从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里取得兵车千辆，次国的大夫从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取得百辆兵车，这样的情况不能说不多。假若重利轻义，那不闹到篡夺君位的地步是不能满足的。可是从来没有讲仁德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的，也从来没有讲求道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上的。所以大王您也只要讲道义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讲利呢？”

1.2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1]，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麇^[2]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牝^[3]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麇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4]曰：‘时日害^[5]丧，予及女^[6]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

[1] 亟(jí)：急。 [2] 麇(yōu)鹿：母鹿。 [3] 於(wū)牝(rèn)：於，语首发语词，没有实义；牝，满。 [4] 《汤誓》：《尚书》篇名，是伊尹辅佐商汤王伐夏桀时的誓词。 [5] 害(hè)：

同“曷”，何时。〔6〕女（rǔ）：通“汝”，下文中“女”作“你”解时，皆通“汝”。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沼边上，望着许多鸿雁麋鹿，（得意洋洋地）问孟子：“有道德的人也喜欢享受这种快乐吗？”

孟子回答说：“只有贤德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快乐，不贤德的人即使是拥有这些东西也享受不到这种快乐。《诗经·大雅·灵台》上说：‘开始筑灵台，测量又经营，百姓齐建造，不久便建成。动工无需督促，百姓自然赶来。文王偶来游灵囿，母鹿伏地自悠悠，母鹿肥又美，白鸟羽毛洁。王到灵沼上，满池鱼跳跃。’周文王虽然动用民力兴建高台深池，百姓却高高兴兴，把他的高台称为‘灵台’，把他的深池叫作‘灵沼’，还很高兴文王拥有许多种类的禽兽鱼鳖。古代的贤人能够与民同乐，所以他自己也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夏桀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也有高台深池，但却被老百姓咒骂，因而享受不到这种快乐。）《尚书·汤誓》（里面记载了百姓咒骂夏桀的话）说：‘这个太阳（夏桀）什么时候灭亡啊，我们愿意与你同归于尽。’百姓要跟他同归于尽，那么即使他有高台深池、奇禽异兽，难道他能独自享受快乐吗？”

1.3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1〕}，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2〕}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3〕}食也；数罟^{〔4〕}不入洿^{〔5〕}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6〕}帛矣。鸡豚狗彘^{〔7〕}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8〕}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9〕}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10〕}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11〕}；涂有饿莩而不知发^{〔12〕}；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13〕}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注释】

〔1〕凶：发生灾荒。〔2〕填然：击鼓的声音。〔3〕胜（shēng）：尽，完。〔4〕数（cù）罟（gǔ）：细密的鱼。〔5〕洿（wū）：低洼地，指池塘。〔6〕衣（yì）：穿。〔7〕彘（zhì）：猪。〔8〕庠（xiáng）序：古代的地方学校。〔9〕颁白：同“斑白”，头发花白。〔10〕王（wàng）：拥有天下称王称帝，名词动用，下文中“王”取此义时都读此音。〔11〕检：制止。〔12〕发：开仓